白沙先生北遷日錄

北遷日錄序

昔我 宣廟中興時則有元功大臣曰白沙先生李公恒福字子常逮光海不辟將廢 母后公獻議守正論于闕北竄于配所其壽相從於生死歸之際者乃錦南君鄭忠信可紀也忠記其蹟

涉之勞羈管之苦哀爲之厄死
窖之感以遺後觀噫今觀其所
記直以憤懣悲哀之意逸還而
直書之可謂非有暇於言語之妙
文章之美而所以增夫天常民彝
之重使人感發而興起者一何多
也母子之倫君臣之家國其大者

至若人品之邪正世道之升降無常之物態不泯之公議孔而有榮耀生而爲羞辱人倫藻鑑之明知遇許與之報無不一備於是書後之君子觀於此亦可知量時而處已者矣人之所貴乎書爲與而且雖先生大人著爲世訓者要不出

此諺可與韓韓齡者流覽爲之語同
類而共評之歟余聞 宣祖大王播
越龍灣也將欲渡江爲內附羣臣
之願從者則唯公請以身執羈靮
及公之寫軍社也唯錦南相國丕玄經
紀其生死嗟乎公自縱竭其忠於
君父而以食其報於錦南詩秋云乎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然矣且余
於此又有感焉古之居輔相之職者
必以知人爲先晉之管庫唯趙文子
知之擧之爲大夫澤之巨屬唯蕭相
國知之薦之爲大將此其明鑑透識
自得於天夫豈有方術之可傳學習
之可能哉錦南以先物之一賤士當

卝甫之年穿賊中達 卽在公乃使
得之於擧目俄頃〻間發訓戒就語
寫國冤不但得其力於一身〻窮途
又能滅滔天〻賊成重恢之烈爲坐乎
城社稷是賴令〻無此眼目而當
國大任者雖或有區〻顧意〻志其
於以人事君也何以哉噫

旨

崇禎紀元後四十二年丙寅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

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南九萬書

白沙先生北遷日錄

錦南鄭忠信可行撰

皇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卽光海君九年也）十一月一日壬戌

自癸丑以後時人主金墉事事已逼迫右叅賛鎬使金闓

李莊誘聚湖嶺無賴之徒僞著儒生者自家供給相繼投

疏是月八日幼學尹惟謙首疏以舉義杜亂萌事呈政院

繼有幼學鄭晩李皓李璹宋永緒李煠等踵之館學儒生

金尚夏等上疏曰請貶降西宮（時仁穆王后在西宮）尊號撤去分

朝侍衛貢獻朝謁以去禍本次治奇自獻容護逆首之罪

事此論大提學爾瞻實主張是鎬承望奔走以成之羣議

紛紜首相奇自獻不能止入都堂倡廣收廷議議先立義幟欲挾已見使之收及於原任大臣鰲城府院君白沙李公時公家食於東岡東岡卽公無任別墅在京城東二十五里不預朝政者已五載二十五日中樞府經歷李士遜持廷議來問公卽獻議曰臣以八月初九日重得中風身雖不死精力已脫瞻天望雲分死自訣今垂半歲尚在床褥凡干公事勢難仰對此則國家大事餘命未絶何敢以病爲解默然而已乎不審誰爲殿下畫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讐母之意況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
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
有漸化之望此言寔爲至於絓纊之下幾爲今之道體舜
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迴怒爲慈愚臣之望也云時議
駭然三司攘臂生負陳好善宣世徵崔尚質連疏請按律
以安 宗社云

十二月一日壬辰 十日合啓曰臣等伏見李恒福鄭弘
翼東萊人字翼之號休軒登丁酉文科以行司果獻議云
伏以古昔帝王遭人倫之變者無如虞舜而能盡處變
之道者亦莫如舜當其嚚母煽禍欲害舜者百計而舜烝
爲子職而已馴致烝烝之義此其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惟
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聲擧國臣民咸仰錫類之至化
而不幸遭值人倫之變羣臣佐下風者不能贊襄聖孝齊

義帝舜而乃議此無前之事臣竊惑焉伏願聖明遠法二帝
舜克盡誠孝兩宮之間和氣藹然則一國臣民咸囿於[illegible]
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臣叨荷聖恩位躋二品雖[illegible]
愚陋無識愛君徇國之誠恒切於中矣今當獻議若[illegible]
微命不陳所懷則是負聖上洪造而自陷於不忠之罪[illegible]
倘蒙聖明不以人廢言特賜財擇則臣雖萬死亦無憾[illegible]
琦島圍籬安置移配鍾城光陽癸亥反正以承旨
召還進秩嘉善至副提學天啓甲子卒諡忠貞公等啓議
引虞舜處變之道爲言虞舜人倫之至固可法也若以今
日之事比之則大相不同虞舜匹夫也雖見害於嚚母禍
止一身舜之恭爲子職者舜之所以爲舜也帝王宗社臣
民之所托也不幸遭變則禍及於宗社臣民帝王處變之
道不可與匹夫同之也明矣設令舜旣在君位而嚚母之
禍舜如此則舜雖以母待之爲舜臣者其可坐視舜之被

害而不明罵毋之罪乎殺人微罪也臯陶猶執瞽瞍而舜不得禁只以竊負爲計則君臣之間子母之際以義以恩所處之道豈不大相懸哉巫蠱咀呪之變著矣外應逆謀之狀露矣若使凶謀得行於當日則聖上在於何如地宗社臣民之禍亦何如也在聖上則雖有竊負之意爲聖上臣子者獨不爲臯陶之執乎今此廟堂收議斷以臣子所處之道相爲商確欲聞折衷之論而已聖上則少無干與於其間而恒福弘翼不及於廟堂之所問敢以贊勒之言有若獻議於聖上者然其意實難測也義理晦塞正論久鬱何幸草野抗疏衆庶奮忠此正臣子同心協力明大義

決大事以安宗社之秋也而恒福弘翼以失志怨上之人乘機抵掌敢逞右袒之計張皇引諭言及無所與之聖躬必欲使陷於大逆之名恒福於護逆求福之計則得矣忘讐負君之罪甚於自獻至於恒福收議中所謂促也妻白也毋之說尤極痛憤安有人臣而告君之辭若是其悖慢孚主辱臣死古人有言此臣等之所以欲死而不忍聞者也金德誠以恒福弘翼一也爲議金公尚州人字景和號醒翁登己丑文科時爲軍器寺正引春秋及禮記促妻白毋之說草累百言及見文忠公收議歎曰吾所欲言者[illegible]已盡之無足更贅古人有請與范仲淹同貶之事是足一死矣以臣一片愛君之心與李某鄭弘翼一也獻議南海圍籬安置移配穩城泗川癸亥反正以執義召還崇禎丙子卒官大司憲後特贈諡忠貞其心同則其罪不可貳

之請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諴等並命絶島圍籬安置以淺
臣民之憤答曰李恒福只削官爵鄭弘翼金德諴依啓再
啓曰李恒福右袒護逆之罪臣等論之略盡而觀其收議
之辭張皇脅制陵厲悖慢之氣溢於措語之間以臣等之
筆力不能形容其萬一徒爲氣塞憤鬱而已弘翼德諴以
恒福之卒徒旣被其罪則恒福其可止於只削官職乎忘
讐負君是何等罪惡而豈可以大臣末減乎况辱君一款
弘翼德諴之所無而聖上之罪恒福反輕於弘翼德諴弘
翼德諴必不服矣亟命圍籬安置王堂初劄大槩奇李鄭
金厥罪惟均圍籬之律只行於隷賤不行於貴近將何以

懲亂賊哉請快從公論以洩輿憤事答曰圍置則過矣三
啓曰自獻倡之於先恒福應之於後雄唱雌和迭爲塤篪
使右袒之輩抵掌而起以致主勢益孤異論日盛將成不
測之禍俱不可勝言者無非自獻恒福赤幟嚆矢之所爲
則其無君護逆以危 宗社之罪一而二也二而一也豈
可以削爵付處當此二凶之罪哉亟命圍籬安置答曰已
諭勿用煩論 十一日連啓答曰放歸田里 十四日連
啓答曰中道付處 十六日連啓答曰遠竄 十七日停
啓 十八日禁府以公配龍岡奇自獻配定平承旨白大
珩韓纘男手擲配單於地曰此輩負何等罪惡而乃配以

便地爲 十九日兩司以知義禁李慶涵爲循私配歇地
罪削黜改以極邊爲啓 二十一日以公配昌城奇自獻
配朔州 二十二日公自東岡入青坡村舍已首路矣過
忘憂嶺賦詩曰獰風難透鐵心肝不怕西關萬疊山歇馬
峩巖千丈嶺夕陽回望穆陵寒是日平安道人上疏以爲
一自朔密近中朝境不能無潛通禍機之慮請移配北邊此
是籍指嗾也 公之孫敉使公丁巳記聞錄云小子嘗往謁延陽相公公呼余使前曰爾後生也吾先生之事猶有所未盡聞者矣昔在丁巳冬光海將廢母后收議于在外大臣先生已獲罪遷于東郊奮筆自書辭嚴義正凶徒聽慄三司俱發禍將不測先生待命於青坡叔家嘗手抄禮記掛諸馬鞍而行先生端坐室中看禮記子弟及吾輩數人在庭下或坐或起以待來報忽有急脚自城中奔馳而來氣渴口不能言衆皆失色顚倒迎視之乃

請按律之報也余欲白于先生而遲回嗚咽不忍啓口先
生覽畢了無異色看書不輟少焉進々飯飲最自若及夜
就枕鼻息如雷旁室極狹子弟侍者皆在廳事獨余侍寢
憂憤所激輾轉達曉鷄既鳴先生聽覺名余曰崇汝尚不
寐乎余起而對曰不寐矣因更坐曰敢問於先生死生[illegible]
大矣今日之事雖旁觀者亦不能自定況子侍側御[illegible]恭
咳先生安閒舒泰少無異於平時君子於死生之際若是
其恕耶先生莞爾而笑曰我非不動心者然事有先後勲
有次第今吾始請按罪則判下然後當就理決案然後當
佚法若見請罪之章使自驚動其如三木之下何其如隱
質之前何曰後就臆終無幾微見於辭色者古人吾不忍
見然以我觀吾先生雖使古人處之無以加焉乎心既眼
了了若前日事矣噫乎昔之嘉言善行衆所共觀者也此
夜問答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者也恐其久而泯說焉爾
言之特詳因感念舊事恍慨不已噫此一款不載於家乘
令則延翁亦已捐館每欲請於秉筆者以識其事而未能
焉略書顛末以備遺忘燕示一家子姪云爾牧使公諱時
顯自府使公第三子官至通政公州牧使北齋宋門國時
烈蹟其後曰昔章惇欲殺劉元城私遣運判直抵[illegible][illegible]之
宮府元城治命既畢曰死不難[illegible]曰對[illegible]飲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鎮

嗇家人號泣而益夷然自適俄聞運判嘔血死亦不喜
本朝金安老族鄭文翼公寄不善意欲令自盡同罪者乃
至有滅命者文翼笑曰朝廷誅殛則當伏邦刑以一礪百
可也一日恩足自烹至請所而口渴不能言侍者蒼皇失
措文翼安卧自如及其發書則乃安老誅死之報也侍者
以告公曰[illegible][illegible]汚雷鼻達晨盡與元城而共貫矣讓安聞
淝水捷音對客圍碁而殘至入門折其屐齒程子以爲強
終不得也東坡嘗以談笑於死生之際自期而其聞朝命
面無人色兩脚無力大爲朱子所譏夫元城文翼二公其
識量固有大過人者然苟非養深積厚而有定力焉能如
此哉今見李延陽所說白沙文康公事可與二公異世而
同符也兼二公終能北還而公則竟歿於荒裔可勝痛哉
然公之所以死者天理民彝而延陽以門下諸生翊戴
聖祖卒能明天理正民彝以啓中興之偉績然則公之所
以扶綱常之功至於身後而彌彰豈不盛哉延[illegible]懼師
門之盛晨不顯著於世也至於臨歿而闡發如斯左可以
見其師親守矣　二十四日致祭于慶源自上下教曰南關德邑
致定配而知義禁尹銑以三水爲致三水記慶源尤爲荒

絶自來人之謫此者多不生還視猶鬼門關則時議之欲
殺公可知段單父不下公仍駐青坡待命時崔正郎鳴吉方持母喪武案

夕來拜一宿而去崔公官至領議政
完城府院君號遲川公之門下士也

戊午正月一日辛酉日暈歲律已換謫路三千新年興況
已索然矣故舊之來見者必揮涕以去多遺歲饌於帶
三日府人潛使人物色於公及奇所人甚畏之而然自
士夫至謫所之來謁者駢闐滿門甚於權貴之家曉有武
人奇敬獻公謫居幕士而奇之族也病在寓傷寒人相問其
人先自奇所來及歸途有數人攔之曰謫自奇所出來云爲
次必有往來書疏可出與之其人乃言其情則[illegible]

遍搜一身此是筠所使也 四日日暈地震右議政孝純
率百官始擧廷請爾瞻搆啓草先引十大罪直以廢黜爲
辭柳希奮大言於廷曰凡廷請乃從首揆之議矣茉菴既
以去朝謂罷分司爲議則只可以此爲辭如以此議爲不
可當須先罪茉相後改其辭可也兩論相爭至夜不決孝
純以爲廷會不易屈從瞻意竟以廢黜爲啓及罷鷄已鳴
矣茉菴即仁弘號也 六日自上備忘記曰大臣雖有罪
不可置之於邊上況方有可虞之端吉州北青等地改定
配時老酋送書於文希賢有犯天朝之語邊上似擾故有
是命禁府改公于北青改奇于吉州 廿日以押去都事

李崇義辭朝日暮之故仍滯 八日始發青坡取城南路行過山壇邊李延陵[名好閔官至延陵府院君號五峯]父子李天安惟侃韓僉正浚澄等已在山壇候公矣設祖餞行一座無譁延陵吟贈絶句曰此地年年送客歸山壇擧酒祭江籬吾行最晩當何處無復故人來別離公亦賦絶句和之曰雲日蕭蕭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金陜川昌一亦追別於南峴底矣夕到徑尋驛宿公望都城賦詩曰一出都門萬事灰舊遊陳迹首重回浮天好在終南色佳氣葱籠紫翠堆 九日日氣極寒行路憯憯都中士夫與僮之來送者不記其數道傍觀者無

論知與不知無不掩袂嗟傷行還謁墳峴李盈德麟壽家
在峴近處送人傳行願與叔別仍令盛設鋪具若祖行者
然從行之苦寒者喜有酒相慰以待及盈德至則但是冷
談而已不覺捧腹矣夕抵松山村宿趙判官緯韓官至知事號玄
谷李正郎景稷受學於公官至判書號石門崔評事有海官至承旨李評事
培元官至監司崔參軍滉李大河大淳兄弟皆從行送公于此
李僉知鎰具甲山仁垕公之福禪官至右議政綾川府院君先到此候矣裵
人李元亦來有紙糖之贈 十日趙李諸人皆辭別已各
沾襟而李正郎景稷泣最多矣夕抵抱川抱川鄉族之出
迎公者已滿道矣 十一日公就辭先墓將發大雪塞塗

天地黲黷行路不辨親舊悶其行色請少留待霽公以厥
程有期不可留爲辭冒雪前途行色甚苦李僉知稚應出
迎途中追送於十里餘暮將投宿楊門則奇已先入公[illegible]
其兩景同館遂投永平邑中主倅安旭出接頗勤 十二
日日寒極苦旣與奇相値慮前途夫馬之弊姑留一日以
爲差池相發且爲遠嫌也 十三日朴信男權鶴等酒饌
辭歸親發永平夕抵豐田驛尹鐵原英賢自府中出餞一不
唯供接以情且有贐行之資 十四日日寒猶苦朝發豐
田暮宿首昌金化倅趙瓚以都事出站或有薪芻之濟而
終不見公可見人之異時議也 十五日有雪朝發由昌

午過直木暮入金城縣縣令李埈接公甚勤至于流涕嗟傷此人性甚魯鈍曾爲公郞僚多不見用而到此其情如此豈非廖立之泣孔明者也　十六日抱川親族之送公於道者不特十餘人前此稍稍落歸到此已盡行間只有子弟從僕數人而已公有別諸姪詩曰達者遺天地如何意慘然非無一掬淚恥灑別離筵峽天陰晦氷路間關回望終南已杳然投荒行色安得不悽然過昌道舍棧卑善提坂暮投新安驛宿　十七日淮陽府使李叔命自府中侵霜到矣緣奇相距入府中有關出候來安云言甚款款將發李穀詩名時白受學於公官至領議政延陽府院君　自伊川追至一行不覺倒

簇以出見此亦喜逻音之情也午抵逍遙嶺上有士人趙元方自北青迴步挽公車通名以拜仍道北青事甚詳慰勉行李亦勤趙是無素分者也暮入淮陽府中人家宿請客姜正言大進柳秀才光錫乘昏來拜公各言謫況之苦以此勉之 十八日早發淮陽過銀溪至黃魚淵邊歇馬府使遠行止此柳兒山藪公之孀姪辭歸午上鐵嶺嶺䟦捫參鳥道懸雲白山茫茫關路悠悠北上行色已酸然自嶺下高山如從天降一步回首後從尚未末矣公登鐵嶺作歌其辭曰鐵嶺上픈재예자고가는뎌구름아孤臣寃淚을비삼아띄여다가님계신九重宮闕의뿌려본들엇더ᄒᆞ리此歌傳播都下宮人皆習唱一日光海君遊宴後庭酒酣聞此曲問誰所作也宮人以實對光海愀然不樂因泣下罷酒而歸不

能召還至今聞之者莫不感泣事載南原士入趙敬男野史元齋宋相國翻而爲詞曰鐵嶺高處宿雲飛飛何處歸願帶孤臣數行淚作雨去向終南北岳間沾洒瓊樓玉闕干南相國九萬嘗按北路過咸關嶺亦翻此歌爲詩曰咸關嶺高復高夜宿曉去寒雲飛孤臣冤淚欲付汝願帶爲雨長安歸長安宮闕九重裡倘向君前一霏霏盡以鐵嶺爲咸關者傳聞之異也暮投高山驛店宿店主曰今有兩大臣接迹而來必國裡有事矣似聞皆以孝毋后得罪云獨國毋異於閭閻之人乎語勢漸危懼而止之曹僉使夫臨家在湖西因事入京適値公之是行卽匹馬隨之周旋行李不憚艱苦公使曹歸曰旣逾嶺矣吾尚無事道上勤君多矣止此而返可也曹泣且言曰吾年七十不以老爲辭長路隨公只效吾誠也不至顚躓足矣何憚勤苦况去路猶遠公

病尚危吾若不死並言不中返言甚慨切聞者感嗟公有踰
鐵嶺詩曰孤臣不度濟人關日月昭昭宇宙寬青海怒聲
風氣勢白山孤影雪屛顔息加沙塞氷先泮心健關河路
不難惟有憶君千里夢曉隨殘月趁朝班 十九日有雪
李敦詩辭歸道上相分去留俱涕旱發高山行至富坪川
邊許天慶自咸營來迎望公行色不禁悲泣午憩南山驛
冒雪入安邊府使吳䂓丁父憂在殯斂中送箕男公之例室子知
也事徃吊之以致纍人不敢來吊之意吳郎使其子來謝之
二十日一行人馬驅馳度嶺囬仆不在道留休北青判
官趙元範自京廻歷拜于公纍中逢請尙未完邑中男婦

來見公行色者如市擧皆嗟傷中有一老婦凝滯以言曰皓首相公非有罪者何謫之遠乎云 二十一日朝渡南江午憩元山坐看漁人撑小艇入風濤出沒以釣若履平地此正近來浮世蹤何似釣舡中者也有摘石花來進者公亦一解顔暮投德源府中宿主倅洪晙出接款曲 二十二日日寒極酷行路亦斷昨既歇馬又滯來安強發德源行至鐵關峴駐車觀海雪日新晴海天無雲滄溟浩浩萬里無邊公不覺豁然開抱曰老夫不有此行焉能見此世界午入文川日寒尤酷主倅無分且病廢衙行中有與高原守安大奇相知者進言於公曰今日苦寒人馬皆凍

若夕栖失所夜必傷損此去高原不甚懸遠邑倅安素受
遇於公一生感戴今公此行必不泛泛姑且忍寒前進以
便托宿云一行皆以爲然卽就道前進至箭灘野廣山低
夕風益烈車傾馬旋寸步亦難一行號寒極矣然猶謂到
高原必將有痛定之喜强鞭催趲及至于郡則邑中寂然
無一人迎矣倩人問所舘則陰谷廢舍而戶不掩矣問其
邑守則午酒未醒而衙已閉矣厨給則已矣薪芻亦不請
日既昏黑無緣賴辦搜出行錢使之買薪則邑處野中未
薪如桂上下絶爨度夜公亦饑寒冷矣至於鬚鬢結氷待
晝呵手煖髥以達宵曺僉使慷慨老人失熱得病哭泣人非

不足責孰謂危苦之際若是其甚也 二十三日以其薪
蒭之難趂早以發大奇乘轎帶醉來見公停車道次賜語
温然待渠辭退而後起將入永興境府使趙孝南匹馬來
迎問慰行李邑戚若湯汪如也及入府供接皆誠窮途易
爲德感此情欵如何武人尹𤢖來謁公尹亦冤獄之徒竄
非其罪又遭家𢥠𢥠怛之中又拜于公不覺泣成聲也有
一府妓故權判書徵曾所畜者也半生守燈志老愈堅素
知大郎是權婿緣此來謁能說舊時事勉慰公意 二十
四日日寒猶苦公昨傷於高原氣頗不平且被主倅殷勤
留俗一行頗恨安公交相話之公解之曰人生雖困豈類

安公且觀其人連喪子女心性已失言辭擧止非復曩時之大哥尚哀憐之不暇奚且憾焉 二十五日朝渡龍興江踰黑石嶺府使趙送行至此午憩草原德津江夕抵草原驛村郵官李譚適病重不得出送人問公仍致酒饌頗存勤款 二十六日朴信男家奴自京來乃是張知事晩公之門下士官至玉城府院君慮公病減食劑送藥物附朴以傳也一行喜得家信不啻聞天外音其去國情懷亦可想也憑於書縣聞朝報廷請尚未完而又有哥許對卞之請此緣哥曾言蒻有畜兒謀交搆兩宮事也回撥便書報哥行發到定平南村宿府使沈彥明出接 二十七日府使進酒慰公

發至咸定境上道右有四箇人出境 公車曰願且少停暫
覩容顔卽停車則曰生長荒陬久慕德義豈知今日此路
相逢公不有此行吾等將被髮矣公曰竊祿久矣焉能免
此行無德而勤公之見亦可羞也仍問其姓名則定平儒
生韓興邦韓健李廷芝咸興儒生李球等也而皆金淳昌
柅(居定平登文科官至黃海監司)之門徒也午憩鶴仙亭川邊氷清沙淨
愛坐移時監司權公縉(後官至判書)使其衙奴送酒饌一行分
飮好箇人情夕度萬歲橋到咸興城西觀者塞衢莫不嗟
傷村氓里婦尙知鰲城相公焉寓妓生德仙家方伯都事
判官相繼來拜邑中士人之刺見者爭相迭進猶恐後人

僕隷榮之如忘遠謫之苦南虞候張涽曰公到此亦意謂
供接一行雖是監司判官之欵厚亦多有許又慶之周旋
兩間耳 二十八日監司懇請歇馬且綠劑藥留此李義
男公之庶從子僉知兄弟自瑞興追及之流寓士人安迪邑人進
士韓仁滉舊仕官至縣監刺謁以退方伯以下三官出入寓次日
昏而還城西有一老嫗多送饌品致意眷眷此是故柳兵
使珩庶母而知柳之素受遇於公致情如此其感德亦深
矣 二十九日朝發咸山寺到德山川邊歇馬咸興人之前
奉常判官李汝海生員徐克溫偕酒來慰公暮入驛村宿
三十日因行中病患不得已仍留

二月一日辛卯日病患又滯 二日行至咸關嶺上陰雲黲慘虐雪滿空山嶺巇嶔危馬倒人顚苦哉行色韓仁混許天慶護行到此而還暮抵咸原驛數家殘村甚是凋弊公賦詩曰玄石山頭雪吹來驛路霜隨風迷大陸寒日淡無光 三日日寒剥膚朝發咸原暮入洪原城南趙生家趙卽洪原妓也曾年尹善道之謫也趙妓持酒往慰之辭語甚理尹感其言卽寄絶句曰我言固非時爾知我不知讀書不如爾可謂吾生癡云此語久落京口公亦慣其名矣邂逅道次與之語李高嶺彥暘自北遞回留候公朴萬戶震一自北青來候公縣謫客李文耈俊林宣傳塤亦來見

李郎公洛中舊識異鄉萍水悲懽兩至不耐情也仍進盤飧俱是洛中味公不覺輕箸焉　五日朝發洪原李文子裕基追送行至松峴而還暮抵平浦驛宿　六日發平浦至龍岸村邊歇馬踰雙嶺嶺底武人李義龍李彥麟等出候公曰公爲兵判時某等濫蒙授補邊鎮一生感激豈知今日有此行耶至撥幕前將駐車替馬兵使(卽玄緝寃死於甲子亂新後自朝廷伸理)遣軍官申繼於從行曰可會川邊已出候行多時幸駐須臾云因此直前則兵使既與張虞候設帳具候公矣公下馬就坐帳外進數盃卽起兵使使虞候護行先入府中至晚到北青公有詩曰十載松坪記北青板橋西畔

少人迎群山定欲曰寡標田望千峯鎖去程寓姜亂朴之
家兵使已令修治寓所具辦厨資器用使喚無不畢給公
只留爨婢汲奴各一餘皆遣還料豆亦多裁減 成廟朝
士夫之竄謫邊遠者例令其官有供饋之款曰此已成規
故公亦受之判官趙元範來謁兵使進酒數巡而罷北兵
使李守一遣人問慰公 七日邑中父老爭相來見無論
上下來必親接溫然借色人之見者若接天仙莫不景仰
奔走儒生全鶴齡李廷秀金夢辰等三十餘人來謁曰適
因釋奠入齋校中初臨之日不得迎拜於道上大是歉恨
數年之前分閫將相率是簡賫號令清明牧守奉法生民

安業歲亦多稔問其朝廷秉政是誰則相公坐閤體察兩邊數年以後列宰多名多貪風爭起民賦無常水旱連仍棫樸載路怨氣熏天問相公則已去位而國事多矣是以知相公之進退治亂有係蒼生屬望每切加額豈料今日復謫荒陬此生得覩懿範縱是生等之幸其於舉國生靈何言甚有理曉有前典籍劉敬祥来拜爲人强記能說故事此其北門典故矣況謂兄弟来拜八日兵使進酌慰公虞候判官亦来主妓曉玉乃北門舊娼也而李清江名濤臣爲公先輩而最親厚爲北闔時所寵者曰此先容見公公喜其爲清江所眄待之不間澡亦滑轉機警言善知人意能道風流舊

事其夫姜胤朴善治產家甚足僕從滿庭醉飽遣日不知人間有憂畏事 公戲題其板扉曰人生不必辛勤作宰相但得如姜胤朴足矣云 九日兵使判官虞候來見兵使謂姜胤朴家狹小不便久居修治劉生卽朴壻姜胤家親自指揮監董雖微細事不爲放過必以誠 十日判官進酌慰公兵使虞候沈諝兄弟亦來沈是洛中士子以族連累於流獄來配甲山隔闊歲久生死相疑其老母不勝慈情自京來此將往子所兵使憫然使二沈出來相見仍許留在城邊待親之還也適所寓與我比隣故逐日相對是日朴成川燁遣人慰公仍致客需 十一日邑中儒生李廷孝

挈酒饌來慰劉典籍亦來 十二日邑中品官十餘人來謁以歸兵使子玄太虛來見仍出其所著詩二首請考之 十四日品官金夢辰李羲龍等來謁 十五日兵使進酌虞候判官二沆亦來盖爲別揚口也揚口倅公之長諱星男官至通政鐵原府使贈兵曹參判鰲興君 十六日儒生趙龍生趙麟生等來拜 十七日揚口曹僉使辭歸洛揚口北陪鯉庭南隅魚軒此行勢將奔疲道路辭別之際縱念致傷公懷強作怡愉而退出門已見淚如泉矣一行之留侍公者皆出臨清淨上送別去留莫不洒涕沾巾行路觀者亦爲之吁噫 十八日鄭承旨弘翼將過北青公送其男於道上問其行夕

到公寓 十九日兵使虞侯來見劉典籍來謁方伯送米饌 二十日移寓劉生家庭除寬敞房寢精潔可堪居止此皆兵使經意者也金正德誠將過送其男路中祖邀二十二日二沈陪公終日仍說北地苦寒生民無契活守宰貪暴漁奪亦無紀極近來言其淸簡愛民者以前時兵使柳承緒公之褊裨後寓居仁同與張旅軒顯光講論性理之學 甲山府使具仁垕爲最此皆公所薦用者耳 二十三日利城縣監李厚輿送來饌公謂以贐行受之不辭 二十五日邑儒李廷秀李挺立等來謁 二十六日邑儒全鼎勳來致束脩請學韓夢鼎勳邑中年少而最聰敏者也公試敎之頗通文理

已解反隅公眷意勉之全鼎勳字台佐機張人直長天德之子登己巳文科官至察訪

二十七日兵使虞候來見加乙坡知僉使李士郁送軍官問公金正宇地粹李僉使愼義將之謫所送貲另相邀

二十九日夜雪尺餘獵人之逐虎者告於兵使兵使即提騎卒若干將出獵戎裝來見公公望見郊原衆騎乘融雪飛風颯沓淩雲際俄捕一豹以還公不覺氣動曰此事令人足能發豪猶勝書生白首下帷兵使頗矜氣意

三月一日戊申日氣稍溫公散步庭際仍坐籬邊兵使送朝報一道始知廷請已完有去尊號只稱西宮之教公曰近來國家治逆頗嚴然皆未見形迹今此請廢之徒實是

大逆吾行交儕亦多有祭廷請者甚是恨事侍傍者問曰某某皆是公最情親者他日相逢將何以待之公曰是皆脅從者其情雖可憐既祭其逆則交已絕矣異時之遇不過泛然相對耳 二日公再中風魋鄉近塞風土甚惡衰病遠謫假使善飯不能無慮況又再中安可望無虞悶遑無極前此十餘日來公頗覺苦渴喜進酸冷侍人多戒其不攝養公曰一生餌藥節食者只要無恙到老爾今既官成名立幸爾年亦將七十此外更有何求而強自苦攝以絕口所快也今日再中亦不以死生爲念矣 三日昨中不甚重向曉猶能起居而語音稍澁夕間兵使進酒饌盖

爲踏青設而勉慰公客中病懷　四日二沈侍語終日邑
人李廷立全天道天則來拜　五日端川倅李廷臣送來
饌甚足　六日兵使虞候來見李義龍李廷秀趙周民來
拜　七日甫乙下僉使主應材送人來問　八日在調補
中判官趙元範移差萬頃縣令將就道來辭公公曰此來
相從情分甚熟忽此分張意甚忽忽須勉道途無恙云別
意殷勤趙最拙於語言素以廉發名於一時每在公前人
相以謔浪懽笑且性柔弛居官雖無治政與人甚無猜忌
人皆不苦之來代曹挺立乃是仁弘門徒向爲臺諫官
攻公甚有迹且其竄公時獻納也一行慮有彼此之嫌相

與爲言公曰彼是吠聲之徒素来無恩慈今日異鄉萍水安知待我更厚於趙也且彼是官我是纍人自有分限固無相干假使不懼我也有何所慮只望汝等慎戒言行勿生疑阻可也劉典籍曹仁立義立等来拜 九日近日連在調攝中居山察訪羅茂松自本驛来拜 十日兵使將往咸興来拜 十一日判官曹挺立赴任輸城察訪鄭良弼穩城判官金肦一時到北青此皆丁巳臺諫及停廷請又有極地之論欲將回避頗存痕迹自上特差是任 十二日鄭良弼金肦来拜公曰去年我等送大監於此地今年大監見我等於此路人事好飜覆然往年之事豈我等

本情只不忍一時死耳爲惡且不意今日得有此行大監之門豈我等所蹈初欲裹面匿迹直往而不造更念情迹有異事有可原敢來唐突耳其縮恧悔吝之色溢於言外鄭翰城云往冬論大監之日小生言於同席曰大臣論罪自有一會之規今日直擧圜置不其汰乎時論方銳孰應吾言是又相看狼狽到死實難塞責云公曰此事吾亦聞知事往時去不必更討但今日公等之行更緣何故各言其意穩晤以出虞候來見加乙坡知僉使許淸來見 十三日曹判官來拜公其言不如鄭金之丁寧而退見監察卽公之季胤諱井男官至禮賓寺正 贈吏曹參判甚悉其羞恧之意 十四日全

弘逸孫光文金一琭等来候虞候来見 十五日鄭輸城金判官前往任所来辭公是夕兵使自咸興回直来公寓拜之 十七日判官見兵使於營廳辟路至門兵使以爲倨傲頗及禁止之語判官噂喈背憎上下之間隙已兆矣兵使来見公言及是事公不相辨白 十八日判官進酌来拜致聲迵出前官待公之意亦勤眷 二十一日兵使虞候邑人韓應福金夢辰来謁 二十二日利城縣監李厚輿来謁仍以酒饌進兵使判官皆来 二十三日惠山僉使趙琦送雨落魚兼有書 二十四日兵使聚列邑兵大操於南江教場奎男(公之側室子主簿也)箕男往觀操見北兵善

馳突大誇於公 二十七日沈价川宗敏在任所送人相問兼有贐物 二十八日春陽已老兵使取寓舍西溪上引水爲潭築一茅亭以爲公遊息之所居處甚静便公自再中後畏風一向牢閉不出門幾將月矣今日始出溪亭關河經雨新綠漲溪渚蒲汀柳已媚春矣公意甚不樂曰想應東崗耕種已遍野矣 二十九日判官来拜鏡城判官南以俊亦曹公之徒也病滞道中今始到此直来見公

四月一日戊寅慶源府使鄭如麟送人問候兼致贐物

二日公出坐溪亭二沈侍坐終日 四日明川府使權暻送書問候有所貺 五日兵使来請公曰今日天氣和暢

此去五里地有巖盤澗流甚清六邊花甚盛開可堪一賞
願陪清塵暫時出遊公曰累人只可牢蟄何煩出遊 六
日兵使判官煎花於溪亭 七日主妓慶仙卽曉玉之女來陪
公話公戲之曰北俗喜馳突女人亦善御馬云爾亦能乎
卽應曰是吾能事試爲公一破顏輒起呼童勒馬以來着
氈笠持短鞭結束登鞍翩然若輕燕騎出溪邊衆石磊磊
乎塗青綠信鞭橫馳其飜身調馬極是閑熟公拍手而喜
曰雖公孫泰娘之舞劍何以勝此令人不覺發氣云仍賦
一絶以詠之詩曰裊裊娉娉窈窕長纓熟輕燕踏龍翔女
郞袷單手來看偶成東風送舞香 十日監察與其考爲

覲大夫人還逆洛關外經春客愁已多端又際父子之别安得晏然無情公亦於此不能不動二郎情事慘不忍見兵使虞候二沈皆出臨清江上設祖餞行主妓慶仙最傷此别每至公前輒自泫然流涕公亦愀然曰父子之間固難爲情彼有何情者每傷吾父子之情悲感若此况其爲父子者乎 十二日吉州牧使玄極即玄兵使之兄送人問公仍致客需 十三日會寧判官李廷俊送問有旣 十五日北間逆李思達公之庶從姪問安仍致魚菜 十六日利城儒生李培亨廷俊来拜 十八日金善男自三水出来 十九日二沈朴震一終日奉侍爭品地盆子優劣公曰吾聞地

盆子乃北地仙味人間有此物不得見亦甚齒矣吾擬後
使明日得放姑且仍在直待其節親到甲山得一嘗而歸
今聞沈生之言則不覺憮然也朴曰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沈郎一謫三甲喫苦已極不幸地盆子亦爲其儲胥也
二十日兵使來拜曰城裡有一別院扁是倒鏡堂荷錢點
池柳嫩梨香四絶人居境甚靜僻此是一府之勝亭而今
日義景亦其時矣公微笑曰吾脚自當不出此溪亭耳兵
使仍進酌以罷公臨危言事以忠見謫雖任眞推義澹如
也然每念奸臣誤國主心不悟忽以二百年禮義之邦一
朝變爲禽獸之俗且土木方殷兩闕並起三空已久膚髮

又生危亡之象迫於呼吸綣顧憂切噎鬱不申内自焚焦病成消渴引冷無節口常吞氷兵使揣知公意慇懃爲憂頻進小酌務爲相懽公厭其煩而感其誠受而不辭　二十一日柳厚立生捕黄魚數十尾放于溪潭洋洋圉圉公甚悦賞　二十三日李羲龍活致雙鯉放於溪潭振鬣翻波意甚快活此爲公一時消遣資也　二十四日有僧一眞自北來見公曰公能記我否公省之曰爾非香村舊上人否僧進一軸乃公未釋褐時次俞玘溪韻一絶也仍道四十年前事歷歷如昨日公不覺展眉欣聽如聞雙摘語也　二十五日兵使判官進酌於溪亭判官臨潭見魚遊

曰此亦濠梁之魚能知公樂否公笑曰君亦濠梁之客乎
人能樂魚而魚不樂人也　二十七日有雨向來一春不
雨亢炎爍野今日始得雨歡聲滿野兵使亦進酌漢亭以
爲得雨之慶公戱曰雨適時乎公能格天乎若爲誠格之
感吾亦欲學之耳兵使昨日祈雨而得故如是云而公意
有在　二十九日李挺立孫允文全天則等來謁
閏四月一日丁未兵使判官將赴監司壽宴來辭　三日
金察訪璡自京來仍謁于公槩聞洛中消息　四日虞候
金察訪羅居山來謁　八日端川官妓舜眞乃北門名娼
也今爲羅居山所畜自郵中來謁曰妾雖賤娼尚聞公聲

早欲一來奉晤以爲閑中消遣而爲人所畜蹤迹有拘尚稽今日耳語甚辯慧令公解頤仍進酒饌羅居山亦在座矣酒數巡真曰少時粗解歌詩今已盡忘之然一爲歌之以破公顏耳仍誦屈原離騷杜北征及古今逐臣詩字字寥亮聲極悲楚轉添公悽切公甚不樂卽變其調乃詠將進酒赤壁賦又歌李退溪陶山別曲聲甚和暢公曰一聲之變能使人哀樂隨之真妙才也停歌撤杯仍與之語雅閑清瞻應對如流人情物理無所礙滯公嘖嘖嗟賞曰此非人間女妖必是上界仙流耳 十日羅居山辭還其驛舜真亦來辭歸公曰餘音裊裊飄然在耳繞樑三日者真

不虛過仍語人曰我北來有三勝事其一鐵關觀海其二慶仙馳馬舜真歌詩乃其三矣　十三日南兵使以與千里委伻問公謫況仍致南產皆是北路所貴見物想其念公之情矣　十五日邑中品官爲公進酌兵使虞候判官亦來　十六日大雨水漲前溪便富貴(卽公家蒼頭)乞菊於兵使滿栽亭邊又開小圃多種藥菓親教小奴朝夕灌畦以爲消遣之地　十八日金夢辰曹義立等二十餘人爲公進酌於溪亭兵使判官虞候亦來　十九日監司將北巡自咸興來見　二十二日監司向利城　二十三日劉典籍以下儒生三十餘人來謁　二十五日博川郡守李楹

送人問公多致客貧　二十六日判官進酌於漢亭公素不飮向來雖多閙酒時只把杯酬酢而已終未嘗一勺入口矣　二十七日洛中書信至皆是故舊書也公不覺披翫三復曰劒門唯喜此人來之句可見真境也仍以金同知瑬文同知希聖書示人曰此人皆能筆得名優劣如何人以金爲優公曰然矣且言其辭意宛轉亦是奇文也具道其人氣骨不凡似非塵埃中容也 金公卽公體府從事官至領議政昇平府院君　二十八日公嘗語於人曰近觀曹判官爲人性似平淡不甚回互與人之間亦不立崖岸若置於名士大夫之中不害爲一疎客只緣出自草萊聞見鹵莽昭於統整世間

如此者豈復一二數也 二十九日人問當時言文翰者必以李延陵李月沙名廷龜號月沙官至左議政後撰公墓誌及墓表陰記申玄翁名欽號玄軒官至領議政後撰公神道碑銘數人大監之後碑銘傳記誰可繼者公曰碑銘則申玄翁可能耳其關鎖精華猶勝於我也

五月一日戊子虞候將入甲山來辭公曰旣與半年相隨情意異常今言濶别不能無黯然之懷也 二日監司巡北而還來見公 三日監司辭還本營 四日全羅左水使李興立委伻問公致夏需 五日公有思先墓詩曰忠孝傳家及此身爺孃相戒汝爲人龍荒此日天連海每聽林烏哭令辰 六日利城縣監李厚興來進酌以慰公

七日兵使送朝報注軍門檄書始知虜騎已犯中原朝廷有不爲徵兵之論將送李峕於軍門以爲觀勢周旋地公曰事已無可爲也自我救中原豈待徵檄而起自此念國之憂益自焚內渴瘵轉劇晝夜飮氷憂悶不可言 八日兵使來論邊事極其擾動公曰虜勢雖急至於犯我則尙遠矣但念中朝之責必先於虜也 九日使兵使軍官曾興霖劑養胃進食 允洪原妓趙生來謁李思近(卽思達之兄)自利城來 十日洪原縣監來謁利城儒生等二十餘人設酌以拜 十一日兵使將出塞甲山許洪原來餞其行進酌於溪亭酒間又及徵兵事公益不勝慨悵強飮一二杯辭

氣發紅洪原出席獻酌亦飲半杯酒逆卽吐仍就枕成睡調息不甚數促目合口開鼻鼾手散無復有人事百爾攪醒猶復昏昏達夜及朝一樣 十二日昨睡猶熟了無生道但不絶者一線鼻聲耳兵使判官許洪原在外經夜 十三日庚子鷄鳴易簀卯地時天無所逮叉邑中諸老閭閻男婦莫不奔走號哭若喪天親巳時襲午時小斂斂不待汲者蓋以時日極炎有不得已故也斂畢別室氣絶無生道舉家遑遑莫定夕時僅甦是日兵使馳驛告訃 十四日監司及判官朴晋章聞訃自咸山来哭 十五日午時棺斂棺材用油杉厚三寸龍衣斂皆用本家衣服他具皆

賴兵使通判至誠應辦無一毫未盡監司判官進奠于壙
鹿尹鄭世羡送書問候且有客需而未及生時尤可悲矣
十六日辰時成服沈諝沈誼兄弟自始病至成服救病
治喪一毫不怠憂哀奔走有若子弟患難有賴寔天涯骨
肉也監司判官皆回去朴震一亦不離看喪晝夜悲哭本
邑品官儒生四十餘人亦自襲斂至成服晝夜在外兵使
之殫誠奔走通判之隨辦喪需不可盡道 十七日有雨
兵使以朴震一爲監官閔德龍姜胤朴崔承浩爲都色董
治舉具 十八日雨利城縣監自其縣金善昆自甲山來
哭 十九日兵使備盛奠來哭翌日入甲山 二十五日

兩李思達聞訃自鐃城來有兵使吊書與賻儀 二十二日劉㪨授敬祥率邑儒四十餘人操文來奠極甚悲哭情動於人 二十三日監司送營吏全得渾治奠具夜雨終朝前川水漲有二人溺死仍念諸孫之行今到何處而滯雨且聋男只在喪次絶食昏仆氣甚奄奄內有別室累復昏絶死生未分天涯異鄉四無親舊子孑悲哭若在昏霧之中也 二十四日宣傳官崔復明將有事於通判衙中自京來哭仍致京信此皆諸親故遠慰諭況書也設置靈几前悲痛益切生員任轍因事過此入哭 二十五日哭熱比劇霖雨連旬諸孫之行趂未到夜夢攷煩悶不可言

兵使發傳地盆子一筐曰此是公在世時曾欲一嘗者適来見路邊紅熟故時忽念舊事不勝悽切敢此摘送幸置靈筵云此去甲山數百里之地乃能朝發夕至其向公之情不以生死有少異藹然可想感矣感矣營奴德男自京四乗得京書始知訃入有自上特命復爵一路護送依例禮葬之教即告靈几改立銘旌即沈判書悰（後改名悅官至領議政）所書送

二十六日揚口諸孫初更奔到哭擗之餘有同易簀時四隣男婦駢然来見李生員碩男（公之堂姪官至[illegible]監）時震（公之再從孫生員）李察訪天俊（公之姪女夫）朴引儀信男護諸孫同来

二十七日通判来吊諸孫品官絡續来吊李剌誠亦来

奠以去 二十八日許洪原来奠 慶興震英李僉使澈
緒自咸興来哭 二十九日陰霾久不解諸孫成服羅居
山茂松来哭主妓晩玉設盛奠来哭奇相閏訃送人来吊
且有賻儀 三十日許洪原因監司分付備朔奠来
六月一日戊午 三日奇相送挽詩仍問諸孫 四日丙
以轝與趂来造完旅櫬久滯雨且連綿悶不可堪也李習
男之義弱 自瑞興聞訃奔来通判来見喪主仍坐督轝從
五日咸興進士韓仁渷操文来奠且有韓仁祿登文科以翰林薦拜
北評事官至持正 李汝海韓大信等十四人致賻皆與公素無分
者只出於向慕之誠耳 六日慶源府使鄭如麟送書相

弔仍致賻儀 七日李敎詩自伊川聞訃奔來內外親戚及門生舊徒受公恩遇者豈特一二獨此人乃能千里奔哭非但以情亦能勇義者也 八日兵使自甲山來弔諸孤且護發引時事 十一日京信付撥使來曰胡書都下甚擾云喪次一行亦甚騷動羣疑萬端衆目瞪瞪將有可虞之形李時震李天俊先往抱川 十三日兵使來奠哭甚悲 十四日利城縣監以喪柩差使員來 十五日 破殯告遷柩羅居山操文來奠曹判官亦以文入奠之是日修書一度以撥便報知今朝發引之由於張知事傳本家

十六日以雨未發移宿前溪上 十七日雨水漲不得

渡北青諸儒一時來奠本家奴守奉自京來有挽詩數十度　十八日始渡臨清江夕到平浦路險轝重前道杳然悶念無涯兵使判官護喪柩亦到此　十九日入洪原李丈書後操文來奠李倅亦入奠官妓趙生亦以醴酒新菓素衣入奠是夜燈爐落地延燒地排几筵前火光忽起適李思近先見呼喜僅得撲滅言之喪魂　二十日朝發洪原早入咸原餘日尚高而前有咸關大嶺故止宿北青品官儒生下人輩之出送洪原平浦者有不能言　二十一日以至妓生温香雲仙景海慶仙等發引前亦未嘗一日離喪家種種任使至誠爲之且哭隨喪柩送至洪原途上以歸公之

遺德能使人感如此　二十一日午踰咸關嶺嶺甚峻險每至峻坂危棧魂喪心消竟得無事亦有神明之護也一入洪原之境沿道設舍治除無不致力亦賴縣官之識也夕到德山宿咸興出站　二十二日沈諝兄弟朴震一金善男護喪柩到此痛哭辭歸慘慟之情益不能堪北靑人李大生亦到此以還乍入咸興判官朴晉章操文入奠邑人前正郎韓仁祿前判官李汝海進士韓仁混等二十八人操文來奠監司幕下武人吳應男李禮範等七人亦來奠哭甚哀是夕風雨大作俄刻平地水沒膝靈次地低將不能保冒雨移安於武學堂　二十三日前江水漲不得

發監司、祭文來奠祭文云勳勞清白道德文章晩節忠言萬古綱常秋霜烈日發有耿光臨江執紼敬奠撫槊　二十四日以船渡江晩入定平府使操文盛饌來奠物極豊潔悲慟亦見於聲供接一行亦多以厚本邑儒生李球等十人亦操文入奠　二十五日到草原遠搢軍前有兩江天雨未歇恐有阻滯之患冒雨催行暮到永興府使趙孝南入奠　二十六日冒雨到高原是昏大風雨大樹盡折焉　二十七日前路水漲不得發本郡郡守李應星前月罷歸京師復有仍任之命來到文川聞喪柩入其郡盡棄行李匹馬游水以到來即致奠其情亦可感平生無分之人尚能致意於死歸之日其覩於安大奇一不

齋萬萬也 二十八日因水漲由下路艱關到文川境郡
守李公久澄親出境上省撿擔軍護行入郡即奠文甚切
實不避時諱哭甚慟致賻亦多 二十九日雨本道都事
金憶將赴任入郡以文來奠哭甚悲晩發至中途逢大風
雨萬萬危苦僅達德源府使洪晙入奠
七月一日丁亥冒雨至安邊府使權餘慶已往京矣德源
以兼官來府使雖不在已令邑人厚護喪行故允奠物調
軍亦無少忽留賻亦厚 二日風雨猶大作不得發端川
倅李廷臣自京來以酒菓入奠哭甚慟如不勝情 三日
阻水又滯悶不可堪本邑士人李東賢入哭吊孫 五日

水落路始通發安邊府夕至高山驛仰看嶺樹參天鳥道如懸此是公常爲死歸者憂今日不幸公柩到此感念公言益自悲憂也 六日無事度嶺止嶺上行奠休軍意有淮陽之軍來遞寂無形影俄有淮倅文狀言揞軍官門交遞之規安邊之軍遠來踰嶺力已疲矣前到淮府尚餘四十餘里日既夕甚狼狽先送差使員趙永興催淮軍繼發下嶺路險寸進或顚或仆山日易西勢難前達不得已露處於罷蔵谷中經夜淮陽府使聞是事蒼遑馳來軍亦齊到夜深奈何安邊護表別監李桂輪金光確亦極力勤苦

七日入淮陽府使入奠姜正言大進柳秀才文錫亦來

哭許天慶哭辭而歸自北青至此一路周旋奔走其竭誠
殫精亦極可感矣 八日午到新安通川出站郡守金寛
建入奠致賻夕有奇順搭自吉州來入帛是日遺承與亦
代替於淮陽而歸 九日船渡牟灘無事而幾一行當所
憂者只是此處幸得好過心始安矣李栻公之洲堂姪擢文科將守自
京來迎到昌道歇輦平康出站而縣監李善得稱病不來
其備送奠物陋不可言乘昏入金城北陀禦使劉夢龍將
之往留待喪柩即來入哭 十日縣令李璥入奠李淮陽
以差使員護喪到此哭辭而歸夕至金化縣監[illegible]吾一入
奠哭哀杆城郡守趙暄鄭襄陽曄號守夢官至[illegible]來奠[illegible]

城則無有賻儀襄陽則又有祭文挽詩京居士人沈演因事過此入吊　十一日曹大臨自湖西爲來迎柩午到豐田替軍鐵原府使尹英賢入奠輸城察訪李確將之任入哭暮到楊門站永平縣令趙彦範入奠李泰男(公之堂姪官至縣監)白大琦到金化李桂男(公之從子官至縣令)擢男(鰲山君)兄弟到楊門旅櫬在北每以途遠難進爲憂行行無事已近楸壠去時送行之親故忽以衰絰相迎觸事悲慘殆不能爲懷柳兒山藪亦來　十二日李正郎景稷及抱川諸族皆迎中道哭聲徹天行路亦爲之流涕到種樹院駐轝抱川座首洪思學等入奠哭哀未時入山所錦陽尉朴瀰(以表從孫安業於公號汾西後撰公)

年譜 家狀 及尹仁浹 公之女婿 權益慶皆已到山所矣卽時安殯行奠李同知成吉來哭 十三日吳璡聞訃自羅州徒步以來曺大益自晉州來凡治喪之具自京則尹仁浹主之山所則李擎夏 公之再從孫官至郡守 監董無不畢給至於松脂則張知事晩簡求於外官之常所知公者亦已足矣 十四日李德若 公之再從昆弟生員 自京來哭全羅右水使李繼先問公於北靑而來人到此聞訃不得達書與物留在此矣遇害悲益深 十五日自昨大雨李延陵送子景䨓致文以奠李有吉亦來哭 十六日襄事已迫然役未半雨勢如此憂悶難堪所賴李擎夏不避風雨周旋董役刻日催役且[illegible]

州牧使柳舜懋冒雨來奠 十七日京畿監司定役軍一百名以楊州營吏咸世雲押送 十八日送役軍四名於楊州地浮取灰石 十九日楊州軍二十名來現運灰取涉李慱川檻送書吊諸孫仍致賻儀 二十日喪人李浚奎及李汝璜省漢陰李文翼公德馨之子公與漢陰交道最別自京來哭 二十一日朔寧軍十名赴山役 二十二日朴引儀信男及玄禮祥尹大慶等自京來哭 二十三日喪人具仁垕自平丘廬所來哭 二十四日畿伯柳希亮來奠 二十五日外棺匠人金花守來始役外棺厚三寸 二十七日涉土匠白鵑來始役 二十八日斬土開瑩域 二十九日穿

壙穿纔六尺有獨石如圓龜先是公使地官朴尚毅卜此山點其穴刻磚埋之以爲今日地歲久樹木變山容不得埋磚之所更邀地官吳世俊點穴以不得真穴爲恨 三十日始築灰宋思濂曾是蘆原舊野老年近七十者酒菓來哭

八月一日丁巳築灰慎任自京來奠 三日李貳相沖使趙玉乾送奠物代奠之又有挽詩李命俊(公之門人官至參判號潜窩下已方在謫所聞公竄三水有易播之疏已改北青故不果上)遠謫嶺南使其子顯基操文奠之中判書欽李同知賁(官至延平府院君謚忠定公)亦自謫所送子以文奠之中東陽(卽東陽尉翊聖)李敦詩亦各具文以奠李天

安惟穆沈僉知益權宜慶李正顯英(官至判書號蒼谷)朴錦陽瀰李正郞景稷張翰林維(號谿谷官至右議政新豐府院君後撰公行狀)李佐郞明漢(官至判書號白洲)進士昭漢(官至參判號玄洲)各以文來奠崔評事有海(蒼谷以下皆公門下士)李同知尚吉李重基李碩基慎三俊李弘基柳忠傑韓僉知汝溭權正郞怙權恰申滉朴潢沈䄷朴遾鄭斗卿(受學於公官至參判號東溟)權鶴崔滉李評事培元崔振權臺皆自遠來哭盖爲會葬來也四日庚申下窆自此幽明永隔矣終天之慟可勝言哉穴深九尺下鋪灰一尺安附棺其外煎下松脂廣五寸與棺平限外盖上亦用松脂五百三十斗三斤篩灰三百二十石限平地銘旌冒兩邊來

渝邑改書於金同知塋墓之錦陽書主申時告利成乃行
初虞祭 五日以雨不得反魂行再虞祭葬客皆歸只李
景稷李時白崔煜公之孫女婿文官至掌令等人益留待返魂 六
日朝雨晚晴反魂於東岡初議反魂之所衆論未定孫主
曰先君素不喜城市晩卜東岡極愛便靜每謂歌哭於斯
將以爲終焉之地不幸見謫一念猶未捨於東岡語言之
間每存故栖之戀今從家至之意得返於公所愛之處其
情得矣云故終返於東岡後來先生長者多以是主之意
爲得宜也 七日行三虞祭偶披公遺翰得小紙乃識朴
尙毅論山者其向案起伏亦與其世傳所點一揆而且其

中有穴地六尺則有紫卯石云則穴亦真矣術雖微事能知地中所未見者豈不感人也哉事不相謀而適無差爽則吳亦非庸師也 不幸變生於謫所北地荒苦遠俗無知且爲官者多是武人初慮治喪之具板蕩無頼訃音一出南北絶塞權管守護將之稍有守地者莫不爭致賻儀及至妥遷賻布已至二十同之多矣其人之所常慕仰亦於此可見矣葬後不知有一士人匹馬單裝芻籍炙鷄漬綿來哭於墓前只留詩文一紙不見喪主而去 公之曾孫世弼甲寅冬以四學疏頭被罪謫居靈光有士人崔河錫者自靈巖來訪曰吾祖考名珽官至齋郎絶意仕官於白沙先生門無面分自北青返葬後以鷄酒之奠哭於墓前不見主人而去云始知漬綿哭墓者是崔珽也 尙州士人

鄭以弘等十餘人素不知公者各致賻儀且有武人金是若遠自晉州備物來奠而去此皆近世所未聞之事也其後北靑人士追懷德義創書院於城外老德社立祠宇以享公每春秋俎豆不替號老德書院

鄭公名忠信字可行登武科官至平安兵使副元帥以討平李适錄振武元勳封錦南君生於萬曆丙子卒於崇禎丙子諡忠武公有子球襲封錦平君公本係光州正兵壬辰之亂年十七都元帥權莊烈公求人可以奔問　行朝者公自奮請行持狀啓穿倭陣入義州時曾王考文忠公方判中兵一見知其爲英才召置左右而衣食之敎以學書能讀先秦古文遍交門下名士如延陽新豐完城諸公皆折輩行屛入地戊午侍文忠公至北靑謫所作北遷日記及公捐館爲之心喪三年文忠公嘗曰挾冊則不害爲一世高士後奉使入建州察虜情其酋欲試之幽於一室而餓之達夜念書其聲琅然乃左傳也爲甫下念使詩作絶句曰千年往迹爲飛閒

文簡公碑碧鮮斑可笑王門班定遠幾多辛苦乞生還

讀其詩可以想見其氣槩也爲人短小雙眸閃閃精彩

映發

云

白沙先生北遷日錄終

萬曆丁巳光海將廢
母后時白
沙李文忠公獻議手草

刻北遷日錄跋

往在萬曆丁巳曾王考白沙文忠公當光海昏亂之時謂母后不可讐以明春秋之大義戊午謫殁于北青錦南鄭公忠信以門下士實爲執鞭之役間關嶺海終不少怠遂爲之心喪迹其所爲殆古烈士之倫也有所撰北遷日錄記文忠公遷謫時事頗詳其後五十七年乙丑鄭侯來祥爲北青倅慕公之風將刊北遷錄方伯李公秀彥聞而喜之輙鳩工而相之世龜玆敢稍加整頓而分註於其間仍略見鄭公之終始且附刻丁巳收議手草俾藏其板於老德書院嗚呼世龜於此又有感焉昔程門諸人記錄言

語程子以爲不得其心則是記他底意思劄錄君子之言
動若斯之難也竊瞯是編詳於燕笑而略於訓辭疎於大
綱而密於細事豈鄭公才識雖超絕而偏起於行間初非
儒素家流故審視而謹書者非其所長而然歟然則茲錄
也其可謂最得文忠公之心否乎旣不得其心而以意錄
之則烏可以保其無錯也亦何以考信而示諸後也嗚呼
文忠之世旣遠而其義益彰其景仰者益衆里巷頌禱尚
能傳道其言行之一端而或輾轉傳會以失其眞者亦有
之矣然而尚德之士猶感慨賞歎不能自已刻伊斯錄雖
不能無憾要之扶倫之大節愛君之忠憤有以瞥其三綱

五典之重者則固昭揭如日星而至於關河道路人情物態零零瑣瑣之類纖悉備具亦可以究觀世變之推遷而知天理之根於秉彝者終不能以一時禍福有所鉗制而殄絶之也後之覽者豈無興慨於斯而感發其忠義激烈之心乎吾知千載之下必有掩卷而流涕者矣其亦有補於風敎而不可以不傳於世也斯非一家之私言也遂書以識其後云爾

崇禎後乙丑仲夏下浣月城李世龜拜手謹書

右鄭錦南忠信行記白沙先生北
遷錄一冊先生曾孫世龜捨校刪
正附以丁巳獻議及錦南行事本
末是錄始爲完書可以傳示久遠
矣蓋先生痛 母后之將廢讀
收議丁巳十二月謫配北青明年五月
捐館其八月返葬于抱川 先塋之

衡錦南以門下士從先生於遷謫死生之際跋履周旋終始不離傍仍爲之方喪自始遷至亭葬首尾六閱月之間審視而詳記之大而一時世變之梗槩及先生忠義之大方以至言動嚬笑之際人情厚薄之際纖悉畢錄蓋乃嶺海間關原隰匍匐而

可以刺心而救渴者矣真苦心至誠
慕義無窮者哉嗚呼先生之大節
馳聲於宇宙者初讀一篇存焉固若
無待於是錄而百世之下聞先生之
風者如目見如身履如親承先生之
謦咳感慕嗚咽而不能已則是錄焉
無助何可使沉滅而不傳也至其所記

或不免瑣細俚俗然若非先生之言
者則觀者茍有以自下之爲害甚豈
存也時丙寅首夏正憲大夫吏曹判
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成均館事完山李敏敍跋